

# 现代汉语普通话“有+VP”用法的 现状及其与方言的关系试析

王 周 明

## 一. 引言

一种语言的共同语，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语音、词汇或语法等方面的要素；而这些要素从最初进入共同语时的被排斥到被认可成为共同语的一部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有许多方言，各具特色。方言母语者们在使用普通话彼此沟通时，有时候难免会夹杂了一些方言母语的痕迹。而这些方言要素，有的已经被普通话吸收而成为了普通话的一部分；有的则还处于虽然时不时出现在普通话里却尚未被正式认可“转正”的过渡阶段，本文暂时称之为过渡语用法。<sup>1</sup>众所周知，“有+VP”<sup>2</sup>便是这种过渡语的用法之一。这一用法包括三种形式：肯定形式的“有+VP”及与之相配的否定形式“没有+VP”、反复形式“有没有+VP”和“有+VP+没有”。由于否定形式“没有+VP”<sup>3</sup>从本论题的角度来看，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基本上无甚差别，而且早已成为了现代汉语的规范结构，本文中就不另做赘述。因此，以下出现的“有+VP”用法主要是包括肯定形式和反复形式。

“有+VP”用法口语性很强，原本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闽粤客方言的常用说法，后来经由这些方言母语者带入了他们所使用的普通话中，逐步成为了闽粤客过渡语的特征之一。作为共同语的普通话则因“有+VP”用法的地方性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排斥过这种用法，并试图通过规范化来消除它们对普通话推广的负面影响。以肯定形式为例的比较情况如下：

闽粤客方言母语者带进普通话的说法<sup>4</sup>（误）

普通话的说法（正）

（1）他有在，快进来！

他在，快进来！

- (2) 他有说过今天不能来。                      他说过今天不能来。  
 (3) 这种鞋商店里有卖。                         这种鞋商店里有/卖。

然而,“有+VP”用法遭到排斥的情形有了转变,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VP”用法扩大了其使用地域,不再局限于上述方言地区,不但作为过渡语用法之一在近几年的普通话口语中大量出现,而且渐趋为普通话社会所接受认可。于是面对这一转变,不少人就很容易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跟闽粤客方言(尤其是粤方言和闽南话)潜移默化的渗透影响分不开的。对于“有+VP”用法的使用情况所反映出的闽粤客方言跟普通话之间这种给予影响和接受影响的关系,研究者们之间虽然意见一致,但正面触及并详细讨论这一论题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有+VP”用法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分析来对语言的变化及其原因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 二. 先行研究回顾及语料选择

### 2.1 先行研究的特色与问题点

对于现代汉语“有+VP”用法的先行研究,因其关注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以普通话为对象和以方言为对象的两大块,彼此之间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泾渭分明;不过在追根溯源时,二者均会不约而同地上溯至上古汉语。而对“有+VP”用法的关注可以追溯至《马氏文通》,不过当时言及的对象只是上古汉语。

#### 2.1.1 普通话方面的特色

虽然很少有人提到过,实际上最早注意到没有闽粤客方言基础的普通话使用者正在逐渐适应并接受“有+VP”用法的,是赵元任1968。书中举有“你有没有看完这部书?/你有看见他没有?”两例,但同时也指出了当时以“有”来作为答句尚难被接受的事实。

对普通话而言,对反复形式“有没有+VP”的认同度远较肯定形式“有+VP”高。因此为数不多的对普通话的“有+VP”用法的专门研究,甚至主要就从“有没有+VP”着眼,邢福义1990是其中最早的。根据邢福义1990,“有没有+VP”这一形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刊载于大中型文学刊物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出现,已经具有了进入普通话的势头,于是预测今后认同度将

更有上升趋势。之后的语言事实证明邢福义1990对“有没有+VP”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最近二十几年里，“有没有+VP”发展得相当快，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从而也更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虽然都认为这种形式中的“有没有”不同于一般动词，语义上类似于“是否”，可是相对于邢福义1990将其中的“有”和“没有”分别作为肯定副词和否定副词来看待的做法，董秀芳2004则主张应该把其中的“有没有”看作一个“从其作为实义动词的正反重叠用法演变出来的”、“帮助表示对过去是否发生某事件的一般性疑问”的助动词<sup>5</sup>而不是“有”的反复形式。而后者这么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迄今为止的普通话里并不存在一个相应的肯定形式“有+VP”。不过尽管如此，后者还是在论述的最后部分承认了在助动词“有没有”的影响下，将来通过逆构(back form)造词而出现助动词“有”也不是不可能的。

关于肯定形式“有+VP”，邢福义1990、董秀芳2004认为不存在而均未予以讨论；但如果认为他们对于这一形式出现的预见尚属传统保守的话，那么王森等2006、管娟娟2006的观点应该说已经变得更加宽容开放了。后二者在多方面地收集有关口语语料并加以分析之后，对这一形式展开正面讨论，结论中或承认“正在使用开来”，或明言“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它将在汉语中继续发展”。

### 2.1.2 方言方面的特色

对“有+VP”用法的研究，总体而言，方言领域开始的比普通话早，成果也比普通话多。虽然早在1958年的《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闽广方言与普通话第一本》里以说明闽语厦门话的“有”的特殊性这一方式被提到过<sup>6</sup>，但是更深入的关注分析却是在詹开第1981以后，至今未衰。

而在此之间，中嶋幹起1971是笔者目前所知的最早专门研究方言“有”字句的一篇文章，该论文通过分析“有/无”的所有/存在确认、性状确认、状态确认以及获得确认这四种形式，得出如下结论：“闽南话的‘有/无’原本是表示‘所有/存在’的拥有静止意义特征的动词，当与其他动词/形容词结合时，具有将这些动词/形容词的动态（或时点性）转换为静态（或持续性）的功能。从标示动词/形容词的体态这一意义来看，‘有/无’是一种体标志，而体作为闽南话的语法范畴之一应当得到承认”（中嶋幹起1971：84）<sup>7</sup>。当时的这一研

究最近甚至被陈前瑞·王继红2011评价为“具有语法化研究的思想萌芽”。

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与普通话的不同,从郑懿德1985开始,不少有关闽粤客方言的研究都先后把眼光投向了“有”字句,其中的“有+VP”用法备受注目,并且尤其以对从肯定形式来探讨“有+VP”的结构特点以及“有”的语法意义、词性的讨论居多。不仅如此,上承赵元任1968,从李如龙1986开始,绝大多数讨论“有+VP”用法的研究者们普遍都不支持“普通话‘没有+VP’的‘没有’是一个副词”的意见,而将这种时候的“有/无”视为助动词<sup>8</sup>。

由于“有+VP”早先常常被对译成普通话的“VP+了”,于是很早就有了这时的“有”可以或应该看作是时体标志的看法。时标志的意见较少,例如游汝杰1999就认为浙南吴语温州话的“我前日有上课”之类肯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的“有”与粤方言相似,是一种过去时标志。体貌标志的意见占多数,如中嶋幹起1971认为是完成体标志,黄雪贞1994和曹逢甫·郑紫1995提出了已然体标志;直至最近,刘丹青2010和陈前瑞·王继红2011也仍然坚持与体标志有关。

然而相较于时体标志的意见,更多的研究是持与时体标志无关的反对意见的。不过论述表达的内容不尽一致。例如李如龙1986认为其中的“有/无”“是用来肯定或否定动作的发生或性状的存在,同何时发生动作、动作是否完成并无关系”。施其生1996主张其中的“有”是用来“肯定事件的现实性,后面的谓词性成分是‘有’所肯定的内容,即‘有’的内容宾语,属于朱德熙1982所说的‘真谓宾’”。陈泽平1998强调“有”“并不负担着特定的‘体’意义。普通话中没有一个这样的副词‘有’。换一种说法,福州话的副词‘有’的语法意义在普通话里用‘零形式’表示”。陈淑环·陈小枫2006综合了施其生1996和陈泽平1998的意见,进一步阐明“有”是“‘肯定一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性’,无论‘有’之后的动词所代表的动作在时间上是否已经发生(若已经发生,就表示肯定现实的已然,若用于假设句,则是在肯定一种虚拟的已然)”。周国正2008则指出“有”的主要作用在于肯定单项化行为事态的实现,其性质属于判断而非叙述。

上述是否时体标志的争论,总体上侧重的是对“有+VP”用法的静态研究。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侧重的是对“有+VP”用法的动态研究,较早的当数曹逢甫·郑紫1995。这篇论文不仅着重于将“有”的5种用法相互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还试图通过结合国语<sup>9</sup>、古汉语和英语的相关语言现象来寻求更深层的认同。在语法化理论和研究发展起来之后,郑紫2001、郑紫2004又发展为将这些用法作为“有”在语法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具现来加以认识和解释,“有+VP”被视为“有”语法化程度较高时才能够出现的一种用法。最近陈前瑞·王继红2011进一步借鉴类型学中完成体语法化的理论来构拟了方言“有”字句的语法化路径,提出确认状态存在的“有+静态谓词”产生在先,确认事件现实性的“有+动态谓词”出现在后。

综观上述回顾,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先行研究通过对方言“有+VP”用法的分析考察,对“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直观模糊到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更加客观明确的过程。在这个仍然处于进行时的过程中,前半程只侧重微观个体,之后才逐渐发展为现今的微观宏观兼顾、个体全貌并重。而这一变化对了解普通话“有+VP”用法的现状和预测这一用法的发展前景又都是至关重要的。

### 2.1.3 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点

尽管普通话方面的先行研究普遍承认普通话里所使用的“有+VP”用法深受闽粤客方言的影响,但比较它们各自有关“有+VP”用法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对于某些问题,研究者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例如:

(i) “有+VP”用法究竟是叙述性的还是判断性的?

邢福义1990强调出现在普通话里的“有没有+VP”是叙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周国正2008却指出方言里的“有+VP”用法的性质属于判断而非叙述。

(ii) 应该如何理解“有+VP”用法中“有”的语义语法功能?

邢福义1990、董秀芳2004都认为普通话里的“有没有+VP”中,“有没有”的语义类似于“是否”,而方言学者们从不认为方言里的“有无+VP”中,“有无”的语义与相当于普通话“是否”的说法相类似或相关。

自从邢福义1990将“有没有+VP”中的“有没有”进一步分析为“是否曾经”、“是否已经”和“是否已经并且正在”等三种语义情况,普通话研究方面普遍认为其中的“有”是一种已然或经历的确认证记,刘丹青2010甚至还提出了“‘有VP’结构强化了前加式体标记的比重”。而将“有”

与体标志挂起钩来认识这一点却正是不少方言学者们所极力反对并想方设法欲以反驳证明的。

这些分歧有的反映的是分析意见的不同（例如（i）），有的却主要是普通話和方言的语言现象本身单纯的不同所致（例如（ii））。而后者正是本文所关注并欲予以弄清楚的问题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跟（ii）多少有关的研究倾向的问题。方言方面的研究虽然指出了方言对普通話产生了影响，但总体上似乎并不关心其影响的具体内容和程度。而普通話方面的研究虽然最初就明确了是受到方言影响这一点，但由于对方言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或者缺少进一步观察，所以基本上停留在了对自身语言现象的集中说明分析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一些目前属于过渡语的语言现象无从正确解释。为此，笔者认为应该综合普通話研究和方言研究各自的长项，才能更好地对“有+VP”用法有一个全面了解。

## 2. 2 语料选择

在关注普通話中出现的“有+VP”时，除非明确表明了是对包括港澳台国语语言现象的研究，先行研究中所采用的语料根据其来源和选择标准大致可区分为两大类：

甲类是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去搜集得到的那些基本上可以排除存在着闽粤客方言背景的可能性，换言之，作为公共媒体语言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属于大众化程度较高一类的语料。或者至少明确语料的使用者——例如使用有关句例的文学作品的作者、电台电视台的专题栏目相关人员（包括主持人、采访对象、编导人员等等）并非这些方言母语者，或者有的语料是取自具有公共性的或可接受度较高的国产影视剧（即排除了港澳台影视剧）。

乙类则主要来自于中国国内的电台点播/谈心栏目、网络聊天节目或网络文学作品，其数量甚至远多于甲类。但其中相当部分因其说话人或作者方言母语背景多不分明（即无法排除已受闽粤客方言直接影响的可能性），使用上随意性很大，一方面作为“有+VP”用法已经成功打入普通話市场的有力证据的可信度似乎偏低一些；另一方面却又因其语言生动多彩，拥有为数可观的听众或读者，所以其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中使用的语料分成两种——普通话语料和方言语料。为了有效地区别于方言语料，有意选择上述甲类来作为普通话的语料。而包括了闽粤客三种方言的方言语料则相对单纯，就是来自实际口语；不过根据论述需要，例句将只标明所属方言或次方言而省略具体出处。根据参考的文献，闽方言的闽东方言和闽南方言，前者以福州话，后者以厦门话为代表；粤方言以广州话，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

### 三、普通话中所见的“有+VP”用法以及与方言的关系

普通话毕竟是在自身已经较为成熟的语言大环境中接受方言的影响才出现了“有+VP”用法，因此普通话中所见的“有+VP”用法很自然地打上了不同于方言的烙印，既有与方言形式乃至功能上的差异，又有普通话用法内部不同步的发展，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异质的新用法。以下将从肯定形式、反复形式、与各种体标记或者形态标记的共现情况以及新兴用法这四个方面来分别进行考察。

#### 3.1 “有+VP”的肯定形式

##### 3.1.1 可接受度的变化

关于普通话对“有+VP”的肯定形式的可接受度问题，研究者们意见尚不统一。然而正如下表所示，普通话对包括否定形式“没有+VP”在内的“有+VP”三种形式的认同度有差异，这正好说明了普通话对“有+VP”三种形式的接受在时间上有一个推移过程：首先是否定，然后是反复，最后才轮到肯定；虽然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明显，但无疑还在进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同时期的研究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

“有+ VP”的三种形式		否定：没有+ VP	反复：有没有+ VP	肯定：有+ VP
邢福义 1990	普及程度	已普及	少量，尚未普及	不予普及
	认同度	完全成熟，完全接受	有不快感，有可能为普通话所接受	完全否定
董秀芳 2004	普及程度	已普及	明显增加，普及中	可能出现
	认同度	完全接受	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并且应该接受	有不快感
王森等 2006 管娟娟 2006	普及程度	已普及，并出现新兴用法（王森等 2006）	已为常用	悄然萌生，尚未普及
	认同度	完全接受	已接受	无不快感

至于之所以认为近年来普通话里“有+ VP”的肯定形式“悄然萌生，尚未普及”，从目前的具体使用状况所反映出来的使用习惯来看，主要原因是即使作为听话人可能对这一形式越来越无不快感，但绝大多数没有方言基础却能够做到无意识地去使用的说话人目前仍然为数不多。即：被动听话一方的适应乃至接受速度都快于主动发话一方。这一状况也完全符合语言习得的自然规律。

### 3.1.2 使用现状

#### 3.1.2.1 完整型和省略型的使用比例

根据王森等2006的统计，以完整型出现在陈述句和感叹句里的“有+ VP”的肯定形式（如例4），只占他们所收集到的“有+ VP”形式（还包括了“有+ VP”的肯定形式参与构成的是非疑问形式“有+ VP+吗”）例句的23.2%。如果除去其中一些在笔者看来能否算数还有待商榷的例句以及29.3%的是非疑问形式“有+ VP+吗”，可以发现半数左右的“有+ VP”的肯定形式都是以VP不出现的省略型作为答句来使用的，如例5<sup>10</sup>。

(4) 董卿主持人：我有在想：这个事情……（CCTV12，2004.6.24，《魅力12》）

(5) 柴静主持人：那16个矿工有没有接受过井下求生训练？

河北蔚县县长：有，接受过……（CCTV1，2002.6.28，《东方时空·时空连线》）



由此可见，对“有+VP”肯定形式的使用是倾向于它的省略型，而答句中省略型的使用又往往是问句中的反复形式“有没有+VP”诱发所致。这些都说明了能够真正体现方言原有特征的完整型得以在普通话里通用才是结束过渡语阶段的关键。

### 3.1.2.2 记叙语体与口语体的使用差异

王森等2006在“‘有+VP’格式”这一部分列举了取自《兰州晨报》的3例记叙语体的例句。<sup>11</sup>

- (6) 春晚有请奥运冠军
- (7) 美军4月22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处高档居民区有发现了1.12亿美元的现钞。
- (8) 唐国强的(书法)作品在各大拍卖会上从来未见有拍卖，……

笔者认为这些例句均有待商榷：例6的“有请”已与“有劳/有待/有碍/有违”等一样，早已成为了一种固定表现，实则不应分离看待；例7的“有发现了”并不符合目前为止的“有”与体标志共现的规则（参见下文3.3），恐原文或引文有笔误；例8的“有拍卖”的“拍卖”完全可能是一个Vn，不加以区分似有不妥。

因此，除去上述3例，3.1.2.2的统计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基于口语体的记录资料。而笔者目前也尚未在记叙语体的一般语料中找到使用“有+VP”肯定形式的句例。这些似乎都说明了记叙语体对“有+VP”肯定形式的认同度还相当低，所以目前几乎还不予以使用。不过，这一点从方言角度来看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方言语料多为口语，一般不存在记叙语体和口语体的区分。

## 3.2 “有+VP”的反复形式

### 3.2.1 来自方言的两种形式

闽粤客方言里，“有+VP”的反复疑问形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有无+VP”，一种是“有+VP+无”。如例9、10<sup>12</sup>所示，闽东方言和客家方言两种形式均为常用，闽南方言只有后一种，粤方言只有前一种。

- (9) 你看完这本书了没有？/你看完这本书了吗？/你有没有看完这本书？

(普通话)

你有无看完这本书? (福州话/梅县话/广州话)

你有看完这本书无? (福州话/厦门话/梅县话)

(10) 你看见他了没有? / 你看见他了吗? / 你有看见他没有? (普通话)

你有无看见他? (福州话/梅县话/广州话)

你有看见他无? (福州话/厦门话/梅县话)

### 3.2.2 普通话里的单一形式

来自方言的这两种形式,实际上“有+VP+没有”见于普通话的实际语料记载几乎没有,如今依然十分少见,笔者亦尚未寻见;换言之,普通话基本上只接纳了“有没有+VP”一种。之所以能够如此肯定,依据有二:一是有关普通话“有+VP”反复疑问形式的先行研究,从邢福义1990至今,正如上表所示,都只见它们关注“有没有+VP”而丝毫不见提及“有+VP+没有”;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句例搜集或多或少的问题。二是果真“有+VP+没有”与“有没有+VP”并存的话,董秀芳2006是不至于会将“有没有”作为一个词来主张的;毕竟有了与“有+VP+没有”的对照,“有没有”成词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但是,上文提到过赵元任1968曾分两处举例“你有没有看完这部书? / 你有没有看见他没有?”来说明方言正在对普通话产生着影响。并且对此,吕叔湘1979年翻译原著时曾经加上了按语:问话似以“有没有看见他?”为较多。(赵元任1968:331)因此,闽粤客过渡语并存着“有没有+VP”与“有+VP+没有”这两种反复疑问形式,或者是这两种形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不时被方言母语者带进了普通话,至少这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

### 3.2.3 单一形式的成因

邢福义1990曾经解释过“有没有+VP”这种形式比起普通话已有的反复形式“VP+没有”,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优势是:令问句的语势显豁,不受VP长度的影响。董秀芳2004进一步从出现的语法环境及对于动词短语长度·语义类型的选择两方面来做了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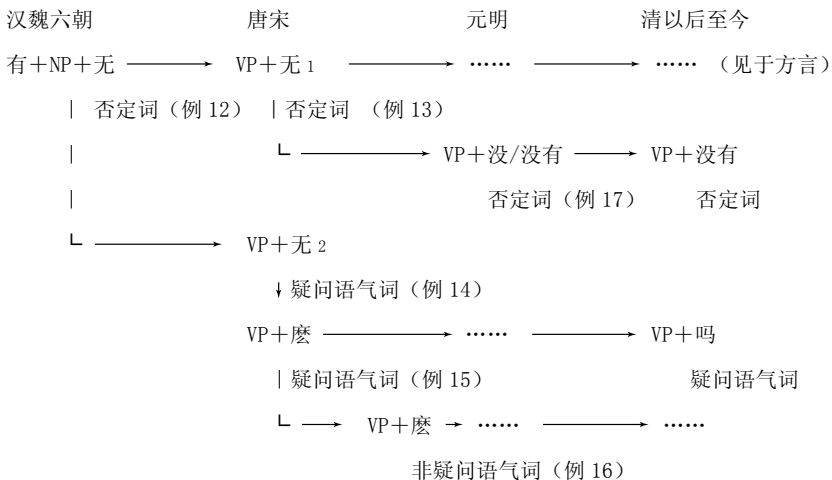
而显然,首先“有+VP+没有”受限于其结构本身,完全不可能具有“有

没有+VP”那样的优势。其次，比较方言的“有+VP+无”和普通话已有的“VP+没有”、是非疑问形式“VP+吗”，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有无+VP”跟“VP+没有/VP+吗”的关系更为密切。

一方面，方言的“有+VP+无”，虽然一般认为这种位于句末的“无”仍然保持着作为否定词的性质，但经常是弱化的。例如陈泽平1998就指出过闽东方言福州话的这种“无”受疑问语气的影响，原本是阳平的高降调值变成如阴平的高平调；虽然弱化程度不定，但对译成普通话时，弱化程度低的句子相当于“VP+没有”，弱化程度高的就相当于“VP+吗”。例如例11。具有这种反复疑问语序的闽东/闽南/客家方言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

(11) 你有带钱无？——你带钱了没有？/你带钱了吗？

而另一方面，根据吴福祥1997，追根溯源，是非疑问形式的疑问语气词“吗”，它的前身“麽”是在唐初由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是非疑问的“VP+无”的疑问语气词“无”蜕变而来的；而“无”在汉魏六朝时期之所以能够进入“VP-neg”式<sup>13</sup>，借助的就是“有”，因此“无”原本是否定词，后来才分化出疑问语气词的用法。再后来，一些方言无论字形还是字音都保留了“无”，而另一些方言选择跟从了元明之后出现的“没/没有”，从而有了今日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大致的嬗变过程图示如下。<sup>14</sup>



- (12) 世间羸弱，有刷我者无? (《贤愚经》卷一)
- (13) 帝唤司马迁向前想陵母妻子面上有死色无: “陵在蕃中有死色无? …  
…” (《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
- (14) 今日池边识我无? (白居易《苏州故吏》)
- (15) 南斋宿雨后，仍许重来麽? (贾岛《王侍御南园庄》)
- (16) 我知道你不是个受贫的人麽。(《元曲选·老生儿·四折》)
- (17) 与客人们铺席子没? (《老乞大》)

换言之，虽然理论上“有+VP+没有”与普通话的“VP+没有/VP+吗”功能特性并不相同，但是从其由来的方言“有+VP+无”来看，却又与它们有着根本上的同源关系。是以“有+VP+没有”曾经以过渡语用法的名义短暂地出现过（至少赵元任和吕叔湘这么指出过），却没能像“有没有+VP”那样在普通话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 3.3 与各种体标记或者形态标记的共现情况

在普通话和方言里都普遍存在的体范畴，与时间进程有关的主要包括以下5种：经历体、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和已然体。以普通话为例来看，这些体范畴往往拥有各自的体标志或形态标志：经历体用“过”、进行体用“在/着”、持续体用“着”、完成体用“了<sub>1</sub>”、已然体用“了<sub>2</sub>”。

#### 3.3.1 1990年以前只与经历体标记“过”共现

赵元任1968所举的两例“有+VP”的反复形式，例句中都出现了结果补语，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使用了“了<sub>1</sub>”的语意。但是，“有”并没有与“了<sub>1</sub>”共现。

邢福义1990的考察时，对“有没有+VP”的“有没有”询问行为实现与否所做的三种语义分类——“是否曾经”、“是否已经”和“是否已经并且正在”，都是标注着行为发生在过去。不过，只有第一类明示“有没有”的使用常常伴随着经历体标志“过”的共现，如例18；而询问一次性行为实现与否的第二类和询问当前行为（正在）发生与否的第三类都没有体标志或者形态标志，如例19、20。

- (18) 歪嘴婆有没有说过我的坏话?

(19) 妮娜有没有出嫁?

(20) 你的脸好红! 有没有发烧?

在普通话原有的说法里, 例19一般表达成例21, 其中的“了”理解为“了<sub>1</sub>”或“了<sub>2</sub>”皆可。例20一般表达成例22, 进行/持续的体范畴一目了然; 而如果表达成例23, 则似理解为已然体为妥。

(21) 妮娜出嫁了没有? /妮娜出嫁了吗?

(22) ……在发烧吗? /发着烧吗?

(23) ……发烧了吗?

换言之, 在1990年以前的普通话里, “有+VP”用法只明确地能够与经历体标志“过”共现, 与其他4种体标志则不兼容。

### 3.3.2 1990以后与体标志共现用法的变和不变

在王森等2006里, 与体标志共现与否的说明有两点: (甲)、“有+VP”用法与“了”的非共现是由于“了”的单纯省略, 或者“了”因为VP的结构而不宜或不能出现, 两者的情况合计占了表完成和已然的近93%; (乙)、表示进行和持续时, “有+VP”用法通常利用的是“在”和其他充当状语的词汇手段, 并且一定不与“着”共现, 如例4、24。

(24) 曹颖主持人: 你现在有没有在看电视? (CCTV1, 2001.11.17, 《综艺大观》)

跟1990年以前的情况相比, 增加了“有+VP”用法与进行体标志“在”的共现, 其他则跟1990年以前一样。但是, (甲)类关于“了”的单纯省略的说明并不符合语言事实, 这一点有方言为证。(乙)类中的与“在”共现却不与“着”共现这一点, 也可以从方言事实中找到原因。

### 3.3.3 来自方言角度的解释

#### 3.3.3.1 “有+VP”不与“了<sub>1</sub>”或“了<sub>2</sub>”共现

有些先行研究为了方便说明和举例, 有意将“了<sub>1</sub>”和“了<sub>2</sub>”统一成一个

表示已然“了”（王森等2006，刘丹青2010）。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在不少方言里，不同于普通话里的只有一个形式，“了<sub>1</sub>”和“了<sub>2</sub>”无论语音还是字形都是严格区分开来的。例如闽粤方言里，相当于“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体标记就是判然有别的，并且它们都与“有+VP”互相排斥。各举一例简单地比较一下。

(25) “了<sub>1</sub>”

张三买了 <u>了</u> 水果。(普通话)	×张三有买了水果。
张三买 <u>咯</u> 水果。(福州话)	×张三有买咯水果。
张三买 <u>去</u> 水果。(厦门话)	×张三有买去水果。
张三买 <u>咗</u> 生果。(广州话)	×张三有买咗生果。

(26) “了<sub>2</sub>”

李四去北京 <u>了</u> 。(普通话)	×李四有去北京了。
李四去北京 <u>了</u> 。(福州话)	×李四有去北京了。
李四去北京 <u>嘞</u> 。(厦门话)	×李四有去北京嘞。
李四去北京 <u>嘍</u> 。(广州话)	×李四有去北京嘍。

而“有+VP”之所以不与“了<sub>1</sub>”或“了<sub>2</sub>”共现的原因，此处暂借周国正2008对广州话里“有+VP”与“咗”和“嘍”不能共现的解释，那就是：“VP+咗”和“VP+嘍”都是对动作行为或事态的变化做叙述的陈述句，而“有+VP”是要求就动作行为或事态的实现与否进行判断的准判断句；尽管客观上意义相通，共现却会违反语用层面的合作性原则。笔者认为方言里的这种情况正是导致了普通话里“有+VP”不与“了”共现的真正原因，而绝非“了”在可出现可不出现情况下的单纯省略。也正是因为如此，笔者才质疑了上文中引用的例7的可信度。

### 3.3.3.2 “有+VP”用法与“在”共现却不与“着”共现

作为表示进行的手段，“在”原本在普通话里是次于“着”和“呢”的，因为它是这三种手段中最迟才得以进入普通话的。根据伊原大策1982，“在V”最初出现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南方作家笔下，然后才被普通话逐步吸收。刘丹青1996继续推想，南方作家是用“在”来对应自己母语方言中的AB结构<sup>15</sup>，从而

造出了“在V”。张劼2011对于“在V”之所以能够进入并扎根于普通话，虽然一方面主张是受了南方官话的直接影响，但同时也强调吴方言中的“L+V”式<sup>16</sup>在功能和结构方式上的间接影响力不容低估。无独有偶，这种AB结构正好就是吴方言和闽方言所特有的。

于是，闽方言最有可能将“有+VP”用法与“在”这两个要素叠加起来，从而实现了二者的共现。之后再通过过渡语影响到了普通话。例如例27。

(27) 张三有著礼做作业。(福州话)

张三有伫嘞做作业。(厦门话)

张三在做作业。/张三有在做作业。(普通话)

闽粤客方言的进行体标记都在VP前面，持续体标记虽然跟普通话一样位于VP之后，但形式和来源均与普通话的进行·持续体标记“着”差距甚大。笔者推测目前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使得闽粤客方言里“有+VP”用法与持续体标志共现的现象无法植入普通话。

(28) 李四有戴礼口罩。(福州话)

李四有戴嘞口罩。(厦门话)

李四有戴等口罩。(梅县话)

李四有戴住口罩。(广州话)

李四戴着口罩。(普通话)

### 3.4 一种“新兴”的“有(+VP)”用法

根据王森等2006，最近的普通话里，出现了不少例 29-31之类的“有(+VP)”用法。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针对使用了助动词“能/会”的是是非问提问，答句中却不是用通常的“能/会/不会”或者“是的/不”作答，而是出现了省略型的“有/没有”。

(29) 荧屏显示：鸟能倒着飞吗？

答：有。(CCTV1, 2001. 5. 5, 《综艺大观·幸运五十二》)

(30) 王刚主持人：你会把你姐姐引见给你的朋友吗？

那英歌手，辽宁人：有。(CCTV3, 2001. 12. 23, 《朋友对话》)

(31) 杨澜主持人：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欲望比较强的人吗？

章子怡演员,北京人: 没有。(《兰州晨报》2004.9.8,《“我的野心都是伤痕”》)

不过,与王森等2006的分类分析理解<sup>17</sup>不同,笔者将它们视为加上了引号的“新兴”用法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如下理由认为难以认同:例29-31这种出现在普通话现场对话中的省略型“有+VP”答句,在方言母语者看来,恐怕要立刻就能反应过来并自然地予以接受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即使在方言里,使用“有+VP”来作为答句的,通常其前提是问句本身就是使用了“有+VP”的问句,或者即使原本没有使用“有+VP”的,也完全有可能补上“有”来使之变成“有+VP”,如例32、33。

(32) 伊其书你(有)看过无?(福州话)[他的书你看过没有?]

(33) 外口(有)嘞落雨无?(厦门话)[外面下着雨吗?]

而例29-31的问句,由于助动词“能/会”的关系,无论从方言角度还是从普通话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补上“有”的。

(34) ? 鸟有能倒着飞吗?

(35) ? 你有会把你姐姐引见给你的朋友吗?

(36) ? 你有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欲望比较强的人吗?

虽然王森等2006举有例37,似乎可以藉此来构成反论并对自己所提出的“有+VP”的“新兴”用法进行补证;但是只要将此孤例与例38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用于表示对可能性或者推测的确认,即使是“有没有+能/会”的搭配也都还令人觉得十分不自然。并且,至今没有比例37更具说服力的其他先例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37) 广强主持人:棉花如果这样不摘下来,有没有会对它的质量产生影响?

(38) 邱启明主持人:那现在下游的群众是不是会受到威胁?如果会的话,那么他们目前有没有得到安全的转移?(CCTV新闻,2010.6.21,《24小时》)

反之,以省略型的“有/没有”去回答使用了助动词“能/会”的是非问句



提问的这种使用尽管在语法上不符合规范,实例迄今为止也尚不多见,但毕竟出现在了多个普通话的现场对话场合,很明白的已经不属于孤例。因此这些例子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一点:从问答的前后语意关联来看,答句时的“有/没有”在语用功能上有临时充当“是的/不”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使用目前只能承认还是个萌芽,今后若能继续发展普及开去,很可能就不得不承认果真是普通话的独创。

### 3.5 “有+VP”用法中“有”的语义语法功能再议

邢福义1990对“有没有+VP”的“有没有”的语义语法功能分类,一方面,语义上类似于“是否”这一结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取决于反复形式这一要素,因此并不适合用来类推至所有“有+VP”用法中的“有”而使其语义替换变成“是曾经”、“是已经”和“是已经并且正在”。另一方面,通过还原成普通话的大致相应说法来对“有没有+VP”中“有没有”的语义进行分类说明,并不等于由此而得出的“有没有”的三种语义就是相当于经历体、完成体或者已然体所表达的语义,也不应该认为“有”的语法功能就相当于上述体标记。否则,当出现与“在”共现的“有+VP”用法时,“有”的语义语法功能又得加上一项——表示“是正在”的进行体标记;而如果不是方言的直接影响,变化得如此之快是无法解释的。

因此,对普通话里“有+VP”用法中“有”的语义语法功能的认识,不应该拘泥于普通话的使用现状,兼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回归到方言去追根溯源才是比较合理的。尽管方言学者之间意见说法尚不统一,借鉴了先行研究的成果,笔者倾向于认为:在方言里,“有+VP”用法中的“有”,它所负载的语义信息是肯定动作行为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性;虽然它与时体标记没有直接关系,但与之相关的时范畴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与时间进程有关的5种主要体范畴中,一般情况下它能够跟经历体、进行体和持续体共现。

归根结底,除了普通话里的“新兴”用法超出了方言固有的范围,总体上普通话目前接受的只是方言“有+VP”用法的一部分,例如相关的时范畴只包括过去和现在,与体范畴的共现只有其中的经历体和进行体两种。而“有+VP”用法中“有”的语义功能并不是一个“是”所能阐明的,借用后者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方便说明。

#### 四. 小结

以上考察证明, 迄今为止, 普通话“有+VP”用法的使用现状主要还是受着方言的左右。普通话“有+VP”用法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闽粤客过渡语的统一用法从最初的以反复形式“有没有+VP”为突破口, 进而如何逐步扩大普通话口语市场的进程的具体反映。这一用法的发展不仅体现为使用频率的大幅度增加, 而且还体现在了肯定形式的出现、能够与经历·进行等体范畴共现、新兴用法的萌芽等方面上。不过, 普通话的这些变化大多数并非独创, 而是潜移默化地对方言用法进行复制, 或者说是过渡语逐步予以认可吸收。而新兴用法能否成熟起来则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考验。

#### 【注释】

- 1 本文中的“过渡语”即刘丹青2010的“中介语”, 改变名称是由于“中介”这一说法可能会招致误解。
- 2 VP原本是动词性短语的英文略称。本文中根据需要, 所使用的VP还包括了光杆动词V(但不包括所谓的动名词Vn), 以及以各种时(tense)体(aspect)形式出现的VP。另, 下文中出现的NP是名词性短语的英文略称。
- 3 实际上, 否定词“没有”在本文所例举的方言说法中多用“无”来表示。因此, 为了方便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例举方言说法时就统一用“无”来表示。
- 4 由于闽粤客方言母语者将“有+VP”用法带入他们所使用的普通话后的说法大同小异, 此处例1-3左列的代表例句选自陈泽平1998, 是有关闽东方言福州话母语者使用“有/没有”的典型错误分析中所举出的例句。
- 5 与此相关的“没有”, 按照通行的普通话教学语法的词类系统来划分, 很早就被归入了然否副词类, 邢福义1990对“有没有+VP”的“有/没有”也持同样看法; 然而近年来认为“没有”应该视为助动词的意见也不少。如果对“有没有”进行词类划分, 恐怕也存在这种意见分歧。但是对本论题而言, 最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的词类划分问题, 而是是否应该视之为一个词的问题。
- 6 “我有看见”等句子里的“有”成为主要谓语, 表示事情已经存在。”(《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闽广方言与普通话 第一本》)不过由于原著笔者尚未亲见, 所以此处引文转引自中嶋幹起1971。
- 7 此处引文为笔者译文, 原文是日文, 具体如下: 福建語の‘有’・‘無’は, 本来《所有・存在》を表わす静止的な意義特徴を有する動詞であって, それらが他の動詞・形容詞と結合する場合, その動詞・形容詞の動作相(あるいは時点性)を

- 静止相(あるいは継続性)にshiftさせる機能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って、このように動詞・形容詞の様態の差異を標示し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有’・‘無’はaspect-markerであり、福建語の語法範疇の一つとしてaspectを認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8 从王育德的“情意词”归类(此处转引自中嶋幹起1971,原著《台湾語常用語彙》(1957)笔者尚未亲见。)开始,台湾的方言研究者之间一般不用“助动词”这一说法,而是大多倾向于使用“情态词”或者“情态动词”来明示其语法意义正是强调某种情态(modality)——说话人对命题所持有的观点或态度,相当于一般所熟知的语气。(此处关于“情态”的说明,转引自张桂珠2008。)
- 9 “国语”这一说法,虽然至今在港澳台地区仍然有相对于方言而言的“标准语”的意思,但由于受当地方言影响颇大,一般认为并不能等同于普通话。
- 10 例4,5以及下文的例24、29-31、37均转引自王森等2006。
- 11 原文例句序号分别为36、37和40。
- 12 例9、10的例句选择参考了赵元任1968的举例。
- 13 在吴福祥1997, neg表示否定词和由这个否定词虚化而成的语气词。
- 14 嬗变图示的例句12-16转引自吴福祥1997,出处标示则有所更改。图示中的省略号“……”表示基本不变。
- 15 根据刘丹青1996, AB结构的A是可以单用的处所动词兼介词,与“在”同义;B是一般不能单用的方位后缀,相当于“这里、那里”的“里”,“地上、历史上”的“上”。
- 16 根据张劫2011进行的说明分析,笔者认为该文中“L+V”式中表方位意义的成分L实际上就相当于刘丹青1996的AB结构。
- 17 王森等2006只提到将包括例31在内的数例作为“没有+VP”的一种新兴用法:相当于“不+VP”,不再表示单纯的客观否定,而是借用来表示主观意愿,作出某种主观否定评价。而笔者认为排除了其中的肯定/否定因素,正文本页中的共同点说明例29、30和例31更应该算作一类。

### 【参考文献】

- 曹逢甫·郑紫1995.〈谈闽南语「有」的五种用法及其间的关系〉,《中国语文研究》第11期。
- 曹逢甫1998.〈台湾闽南语中与时貌有关的词语“有”“Φ”和“啊”试析〉,《清华学报》第3期。
- 陈前瑞·王继红2011.〈南方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
- 陈淑环·陈小枫2006.〈试论惠州话的“有”字句〉,《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
- 陈泽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董秀芳2004.〈现代汉语中的助动词“有没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冯爱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管娟娟2006.〈“有+VP”句探析〉,《中国语研究》第48号。
- 何耿镛1993.《客家方言语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 黄正德1988.〈说“是”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9本第1分册。
- 李如龙1986.〈闽南语的“有”和“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李佐丰2003.《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林立芳1996.〈梅县方言动词的体〉,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刘丹青1996.〈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刘丹青2010.〈普通话语法中的东南因子及其类型后果〉,《汉藏语学报》第4期。
- 吕叔湘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王海棻编1986.《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施其生1996.〈论“有”字句〉,《语言研究》第1期。
- 石毓智2001.《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增订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李讷2001.《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建军2003.《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 王森·王毅·姜丽2006.〈“有没有/有/没有+VP”句〉,《中国语文》第1期。
- 吴福祥1997.〈从“VP-neg”是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中国语文》第1期。
- 邢福义1990.〈“有没有VP”疑问句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
- 游汝杰1999.〈温州方言的“有字句”和过去时标志〉,伍云姬编《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詹开第1981.〈有字句〉,《中国语文》第1期。
- 张劫2011.〈普通话副词“在”源流考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张文国、张文强1996.〈论先秦汉语的“有(无)+VP”结构〉,《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
- 赵元任1968.《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吕叔湘译1979)。
- 郑懿德1985.〈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方言》第4期。
- 郑索2001.〈从方言比较看“有”的语法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所研讨会论文(台湾)。
- 郑索2004.〈汉语“有”的语法化〉,《语文学报》第11期。
- 伊原大策1982.〈進行を表す「在」について〉,《中国語学》229号。
- 中嶋幹起1971.〈福建語における‘有’・‘無’の語法範疇につい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4期。

## 【日本語要約】

中国語「有+VP」用法についての先行研究は、基本的に方言と普通話という二つの分野に分かれ、それぞれ考察が進められてきた。普通話におけるこの用法の出現がまさに方言の影響によるという言語事実を受け、本論は閩粵客方言における肯定形式と反復形式を通して、普通話における「有+VP」用法の発展過程および使用特徴を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本研究によって次の諸点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と考える。

「有+VP」用法の普通話における発展過程は、閩粵客過渡語の同一用法が最初は反復形式「有没有+VP」をきっかけとして、次第に普通話の口語市場を拡大してゆくプロセスの反映である。この用法の更なる発展は、使用頻度の大幅な増加に現れたのみならず、肯定形式の出現や、経験相・進行相などの相との共起、および新興の用法の萌芽などの面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しかし、普通話に見られるこれらの変化の大多数は独創的なものではなく、方言の用法を話者自身が無意識のうちにコピーして使用したり、あるいは過渡語の用法を、話者を通して普通話が逐次認可し、吸収しながらできたものである。そうしている中で、新興の用法が存続してゆけるかどうかは、時間の検証を待つしかないであろう。

On “you (有) +VP” in Mandarin and the relations to the dialects

Zhouming WANG

**Keywords:** “you (有) +VP”, Mandarin, dialects, relations